

四
书
训
义

一
函
六
册

四書訓義卷三十三

孟子九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訓義仲尼沒而微言隱七十子降而大義乖古帝王聖賢之遺迹傳於後世而其心不傳學者或致疑焉又其甚者俗學興而以邪說文其諛行乃取古人之疑似者誣之以不韙之名大則爲篡奪之說以欺天小則爲卑汙之言以濟惡而古人存天理盡人倫立身行己之大義蕩然無存乃且博引詩書以緣飾之故孟子與萬章折衷論定奉往聖之言行及詩書之明訓前人之實迹以徵之非曰好辯所以垂世立教之意至深切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乎刀切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

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嗟作呼者省謫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愛當作惡惡衣聲爾宜作尔夫讀如扶恕本作忤呼介切忽也寫作怠者亦譌今皆作恕讀苦八切共當作供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也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畎本作爲讀衣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八

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憂當作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大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訓義學者之稱孝極於大舜然能知舜事親之道未能知舜愛親之心也夫孝

豈有常道爲職分之所可盡者哉唯其心而已矣未知孝子之心但以事言則有可疑者萬章問曰書有之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以都君而躬耕以養親子道盡矣不得於親而呼天以泣若有所深憾焉者夫泣出於心之不容已似必有所爲矣非弗安於服勞之心也果何爲也孟子曰此止舜之不容已者於是怨焉亦有慕焉怨其不得於親而慕親之欲得之也以其慕生其怨於其怨益其慕怨慕合而泣自不容已矣夫怨與慕似出於兩塗萬章疑怨之且傷於慕而問曰竊聞之子之於父母幸而愛也則喜而不愆天性之歡夙夜以之固然也不幸而惡也惡之或勞之勞之已所當致也惡之亦已所當安也未聞其可怨也由夫子言之然則舜且以父母之惡爲怨乎怨焉而和順之情傷矣豈舜而猶然乎孟子曰此大孝之極致不可以尋常事親之道言者昔人常論之矣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以養父母父母命之於田而不敢以貴謝其勞則吾旣得聞教命於夫子矣而書又曰號泣于旻天若親不可問而問之天子父母若己無可求而求之父母是怨生於心而不能自安非吾所知也公

明高於是憮然曰是大孝之心性之所發情之所極非根極於至誠者不能知
非女所知而吾亦無能告語也雖然公明高以其心而遇大孝之心亦但因人
心之固有以體其性情之不能已者而亦可具言之矣夫長息之謂不當泣者
猶子之疑於怨不過子職已盡可恕無愁以聽親之喜怒而已矣而高以孝子
之心爲不然苟其若是忽然也則子自子也親自親也順者自順逆者自逆兩
不相謀道有盡而心亦爲之忘矣夫孝子安得若是哉舜蓋曰我竭力耕田以
致養不過共爲子職而已矣則是子自有職而父母之外有子也乃父母之不
我愛豈父母之情固然而非我事乎我以父母之心爲心則父母之心與我心
一也此必於我有未盡焉求其故而不得而窮則呼天又極思夫父母希冀其
愛而不能故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夫孝子之心所以不白於天下者人皆有
此心而有以逡之也有以逡之而人之本心遂隱乃藉手於職分之所當爲以
爲自安之計以舜言之其可以逡舜之心者豈不盛哉舜當于田號泣之日其
所遇何如也帝揚之於側陋而使九男承其教二女爲之配備百官焉備牛羊

倉廩焉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奉其身卽以奉其親而有餘裕不但己也德譽之所及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榮其身卽以榮其親矣帝將合天下歸仰之心而遷憲數以授之尊莫尙則尊親亦莫尙矣而舜於斯時也爲不順於父母且號泣于旻天視此身之無所依止彼九男二女百官多士天下之民皆與己杳不相涉如窮人之無所歸也夫以人情言之則知識漸啓之時欲乃動焉其所欲者非必不可欲者也而以分孝子之心則在此矣天下之士悅之是志道合而意氣舒也人之所欲也乃舜則不足以解憂矣非不喜天下之悅而外至之乎無與於所合之天也好色者配耦得而家道成人之所欲也乃舜則妻帝之二女矣而不足以解憂非不知釐降之可以宜家而人合之至情無裨於天然之休戚也富者用物宏而施濟廣人之所欲也乃舜且富有天下矣而不足以解憂非不計富之可以溥德施而因物而始有無濟於因心之有誦也貴者志可行而業可就人之所欲也舜則貴爲天子矣而不足以解憂非不念貴之可以大有爲而性外之大行無當於中心之繫戀也此數者得其一卽可以多入子之

心而姑以子職之供謝疚惡於當念矣乃舜則人悅矣而又有好色焉既富矣抑又貴焉一旦而駢集于畎畝之中古今之所欲者莫之踰也而號泣之情一無所釋舜固曰吾所欲者順于父母而已一日不順則憂以一日終身未順則憂以終身惟至於克諧允若之日父母順矣而後號泣之情釋矣其未順也惡容不慕則亦惡容而不怨也其心之無所遯者固視天下無所遯者也斯心也何心也人皆有之而漸忘者也而不觀之人少乎萬感未興之日惟知此身爲父母之子則此身壹注於父母之身故或偶而與親相離也或偶爲父母所怒而遠之也則身無以自容心無以自主惟慕父母而欲其我親而已故涕泣焉號誦焉曰父母之何忘我也自此以外或誘之而皆不解其疾呼迫切之情夫人無異身長者長其所生而已矣而慕何以遯也知好色則慕少艾不覺其慕之遯於燕婉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不覺其慕之遯於私恩也仕則慕君冀其得君也不得於君則熱中而生忿怒未忘其可得也不覺其慕之遯於寵祿也然則人皆有一發不自制之情而惟赤子爲天然之合欲遯而迷其本遂曰事親

君子之職而已矣。父母之愛不愛非我事也。乃獨不念慕少艾。妻子仕進之情亦曰吾盡吾分而得不得非我事哉。惟大孝者自然不同閒斷之情。終身爲父母之子。則終身一年少之心。而其慕也。亦如赤子之啼笑。惟在于父母而無他而已矣。夫赤子豈官職之可供以自安哉。以此想舜之心。則知之矣。公明高以爲非人所易知。則以夫人皆在欲動意逸之中。迷不自反而無能求之於年少之初心也。舜之在于田之日三十。登庸二十八載。試歷之日也。而不改孺子之慕。則曠古以來五十而能慕者不易見也。惟於大舜見之焉。何以見之於其號泣而怨見之也。其當日迫切哀痛之情。有異於年少之心乎。蓋天下之理。皆可以職言。而惟孝則但存乎心。天人相繼。形色性命相依。生生相續。止此心也。心隱而但以職言。孝衰於天下。孰足以知聖人之心哉。此不容不爲之發其隱微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

不告也

懟徒對切
本作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矣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珥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懟都禮切忸女六切
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

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
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旣入井象不知舜已
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珣弓也象欲以
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
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旣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
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
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
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己耳萬章所言其
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絃作絃
俗別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
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
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旣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與讀平聲校古孝切通本作
然當作噫蓋本作噫歎本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訓義 父子兄弟之際亦至難言矣均爲天性之愛而孝子之於父母仁人之於兄弟則又有不一致者要以求此心之安而已心無不安則倫無不至聖人人倫之至固有非常情所易測者千載以後探微而如見其心豈易易哉萬章問曰詩有之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云如之何者以是爲大事之必審而不敢惟己意也云必告則人無聖賢之與庸衆安常之與處變其禮一也詩之爲此言也故上稽往古知爲百世不易之則以爲可信也其可信也則盡事親之禮者宜莫如舜舜之先時而必告宜矣而舜之娶二女也受命於堯而自聽未嘗告

焉又何說以處此乎孟子曰詩言其常舜處其變詩言人子之禮舜盡爲子之心事親者豈但自盡其理而無憂哉夫瞽瞍不欲舜之有室明矣告則不得娶事之必然者也而舜念此深矣男女居室者有夫婦乃有父子以承先祀以永世系人之大倫也如必告焉則不得娶矣親既有命不可違也而人之大倫廢矣大倫廢而廢倫之罪將何歸乎以爲己咎則己已告矣則咎歸父母我雖可無怨懟父母之心而父母有不可免於懟怨之實他日顧宗祧之墜念孝養之難安得不以父母爲咎則與其陷親於廢倫取怨之大惡不如自處於行權廢禮之小愆蓋孝子之心視親如身求以一事之拂情遂終身之安則後日之克諧底豫皆自此始是以不告禮者人子之自盡而心者孝子之所以安親舜不但盡諸己而且曲成乎親此其所以爲孝子之至也此心也非獨舜然堯亦見其然矣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所以全親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以君命臨之瞍且不敢違而亦不告何也孟子曰帝可以制瞍而瞍可以制舜瞍不敢違帝而舜不可以違瞍帝亦知告焉而瞍之心不說於未娶之前舜且不得

不順焉而帝亦不得而妻故不如相忘於無言之中使瞍無徵色發聲之事而
舜爲可娶夫帝且不嫌於未告之妻以全舜於父子之間而況於舜乎知帝之
心益知舜矣觀於此則孝子之於父母不但求盡於己必曲喻父母之情而善
則成之不善則矯之以曲防之雖逆探其不韙之心於未然而不爲過蓋視親
之得失卽己之得失豈曰吾盡吾禮而善惡亦聽之父母哉是道也抑惟事父
母之爲然而仁人之處兄弟則又有異者萬章曰竊聞舜之於象矣象之欲殺
舜也非一日也父母於舜譌汙有都之後使之躬完廩焉父母使之實有使父
母使之者舜旣升廩遂捐其階瞽瞍於是而焚廩瞽瞍焚之有使焚之者而舜
早計而免也又使浚井焉使之浚者卽昔使完廩者爲之也廩可待焚而後下
井不豫出則不能出矣出瞍從而揜之有使之揜之者也使焚之使揜之象也
象不敢與其事因不知舜之出料舜之死而自暴其惡曰謀蓋都君咸我績滔
天之罪而以爲績也噫甚矣乃分舜之有而曰牛羊父母倉廩父母蓋其先以
此餌頑嚚而情露也曰琴朕干戈朕弢朕其以童心而極乎大忍也且爲覆載

不容之言曰二嫂使治朕棲噫亦至是哉往入舜宮將何爲乎乃不知舜之久出而在牀琴也舜則淡然其相忌而象已愕然其失據乃詭爲言曰聞君之幾陷於險中也鬱陶思君爾而愧發於中則忸怩焉其情不可揜觀其言色而曙然矣乃舜則曰惟茲臣庶汝其往爲我治命弟之恆辭也以所聞思之在象何其險在舜何其平意者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若其知也則可以矯父母之意旨而娶以立夫婦之大倫亦可不順父母之非而正兄弟之大法若其不知也則可以逆探父母不使娶之心於未告之前何不可以洞知傲弟必殺己之心於今將之後而恬然處之命之治事抑又何也孟子曰此豈待舜揣度而知者哉象之惡已不可揜而舜奚不知也不知而何以免於焚與揜也惟其知之而仁人之心於此別矣舜之於象自盡其爲兄之心而已矣故象之辭若有憂焉又若有喜焉其憂也觸乎舜心之憂而與之俱憂焉爾其喜也觸乎舜心之喜而與之俱喜焉爾前之不軌之謀應念而釋此之相感之幾隨念而生舜惟知我之憂喜與共者乃兄弟必至之情而象之順逆不在其意中也萬章曰彼舜

不知而喜則喜之也誠既知之而又喜之將勿僞與孟子曰君子無僞以待人豈特聖人之於弟哉子產之馭下也亦然矣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而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可任則任之初未嘗以區區之一魚作不信校人之心也而校人烹之豈賢者意計所及哉乃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何其似魚初脫於困之情形也曰少則洋洋焉何其似魚既遂所欲之情形也曰攸然而逝何其似魚終獲所歸之情形也子產之望魚者止此所望於校人者止此於此復何心焉欣然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魚未得校人受使之道不得而子產之心得矣子產之心得而抑又何求校人出不自愧也而曰孰謂子產暗以苛察而好疑者爲智則可謂子產不智也曰予既烹而食之子產亦何用知其烹食爲也乃述子產之言以誚子產曰子產且云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子產之自得而可勿護忿者彼惡知之子產且然況大舜乎舜之道君子自靖之道也自靖於己者無求於物特不可以相干而已魚之得水而樂弟之得兄而喜方也以君子之有方而託方以欺之可也惟非事之方而罔之則非道也則難罔也故象曰思君

愛兄之道也昔雖知其將殺己而今固以其道來矣或者昔所知之未真乎或者其有悔心乎舜於此不容深計而象既喜我不與之俱喜則是我友愛之心反薄也誠信而喜之所以待弟之道盡所以待弟之心安澹然相忘於恩怨之地而又何僞焉而仁人之心有不可以私意測者於此極矣合而論之子之於父母父母之外無身也其得其失察之於幾而救之於早故曲爲之慮而不怨聽父母之自爲善惡故謂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者非也見其過如是己之過而不待其成若曰吾盡吾禮而順逆任父母之命而從之則其於父母也薄矣若其於兄弟也則俱受於父母而既分矣分之而欲合之合之者在我而已不問其爲誠爲僞而我盡其誠耳故欲知兄弟之慝而過止之者非也有怡怡而無切偲見兄弟之惡而先己自處於刻矣故父子兄弟同爲天性之愛而所以盡吾心者不同如此無他各因其理之固然以安其心而已矣聖人人倫之至察之精守之一豈易知哉豈易知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